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十八】

因考古爆红的郟国：国小位卑，却讲大排场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都沿袭了这种观点，任城郟国的说法最为流行。

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南平阴县境。如今平阴东阿镇小屯村西有处郟邑故城遗址，西近济水古道，东紧靠亭山，处于依山傍水的险要地带。同时，也是古代水陆交通枢纽，群雄争战之地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，这里都有先人生活的印记。这里原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因遭受人为破坏，1973年文物普查中，改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小国无史，通常是在挨大国打的时候，才“有幸”被记上一笔。关于郟国，直到灭国的时候，鲁国的史官才轻描淡写地留下了一句话：公元前560年夏，郟国发生内乱，分裂为三，三方力量各异，政治立场也不同，鲁国出兵救援郟国，并乘机吞并了郟国。

综合考古和文献来看，郟国最初是在平阴的，何时何人建国不得而知，但是存在的时间应当不短。当时，郟国是交好齐国的，两国曾有联姻。可由于郟国所在的位置战略价值非常高，随着齐国势力的壮大，军事西进成为齐国的主旋律，拿下郟地势在必行。

郟国没有更多的选择，要么依附齐国，继续在故地生存，要么乖乖让出地盘，另谋生路。最终，春秋中期郟国举国南迁，在任城重新立国，平阴故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齐之郟邑，变成齐国西南边境的军事防

御重镇。仙人台遗址距离平阴郟邑故城不远，应该就是没“搬家”之前的郟国贵族留下的墓地。

任城在鲁国的眼皮子底下，南迁后的郟国自然沦为鲁国的附庸，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国力大为削弱。公元前560年，郟国因内部分裂，被鲁国用不到2500名士兵就给吞并了。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恨得郟国人牙痒痒，没办法，一部分贵族又回到了平阴故地投靠齐国。因此，鲁取之郟并非平阴郟国，而应是南迁后的任城郟国。

春秋时期的郟国国力究竟如何，从仙人台遗址的六号墓可以略见一斑。六号墓被认定为郟国国君之墓，是六座墓中规格最高的。它东西长4.6米、南北宽4.5米，随葬着拆散的马车车舆、车轮和各种铜车马器。在二层台上有殉葬的犬，形体高大，四蹄捆扎，做挣扎状。墓主随身佩戴玉冠、玉项链、玉璧、玉琮等礼器。此外，陪葬着铜礼器、陶器、铜编钟、石磬、铜剑、铜戟、盾牌和盔甲等物品共计数十件。

虽然实力远逊于齐鲁等大国，但是在视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下，郟国国君的“排场”并不小，在列鼎的使用上尤为明显。“列鼎制度”是周代标志身份的制度，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享用铜鼎的数量有一定限制，即周天子用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大夫用五鼎，士用三鼎或一鼎。墓中随葬十五件鼎。除一件特大者外，其他十四件都是两两相同，双套列鼎尽显自己的诸侯之尊。

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方壶，高63厘米，通体装饰华丽纹饰，器腹四面均饰高浮雕蟠龙纹，双耳为立体兽首形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。目前所知，春秋时期这类方壶一般都是诸侯王所拥有，如著名的秦公壶和陈侯壶等。其他出土文物像车马器、玉器、乐器和兵器等，也显示出该墓的规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各墓。

仙人台遗址墓葬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持续时间长久，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的偏早阶段。从墓葬流行的器物箱、腰坑、独木棺、棺床、殉犬、铺撒朱砂和随葬品讲究成双成对等葬俗来看，具有深厚的地域特色。这一发现，在山东乃至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罕见的，对中国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，因而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
王国维有言：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。”这便是“二重证据法”的来历。考古发现的历史信息不仅能验证传统史书记载的真实性，而且能够弥补许多缺失和不足。比如郟国这样的一众小国，博弈于大国纷争之间，自己只是历史的牺牲品，为史官所不屑，但借助今人考古得以重见天日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？

【镇馆之宝】

安丘市博物馆：汉画像石墓

□周东升

它用224块巨型石材修建而成，其中103块雕刻有精美画像，是我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、建筑石材最多的汉画像石墓之一；它的画像题材丰富，构图复杂，形象生动，技法多样，集汉画像石之大成，被誉为“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”……它就是整体拆迁并复原于安丘市博物馆的汉画像石墓。

安丘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春秋时期为莒国封邑；汉景帝中元二年（前148年）以侯国名安丘为县名正式置县。

1959年12月，安丘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当参战社员在董家庄村北一处土丘上挖土时，突然间发现了几块刻制规整、垒砌在一起的大型石条、石板，他们觉得非同寻常，马上报告给了指挥部。随即，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派员前来考察、发掘，认定这是一座东汉墓葬。为避免遭到破坏，同时避开库区，遂决定将整座石墓拆迁至县城保存。1963年，在县城北关果园内（现安丘市博物馆院内）进行复原，墓葬入口处增设了保护性前厅，门额题“汉墓”二字。后经考证，该墓的主人系东汉晚期安丘人孙嵩。

孙嵩（约135—195年），字宾硕。博学多识，重节尚义，因救助东汉末年经学家赵岐而闻名。孙嵩卒后，归葬故里，诸多文献记载了孙嵩墓的基本位置。《水经注》载，“山（牟山）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。碑志并在也。”明万历《安丘县志》称，“豫州刺史孙宾硕墓在牟山金沟河西南。”《青州府志》称，“孙宾硕兄弟墓，在县西南牟山下。”

汉画像石墓被整体拆迁至新址后，在省文物管理处专家的指导下，完全依照原样和原方位进行了复原。复原后的石墓坐北朝南，气势恢宏。整座墓葬占地面积70.15平方米。墓葬除甬道用砖铺地外，其余均用预制石板、石条建成，共用石材224块，石质大部分是石灰岩。汉墓在整体设计上参照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式样，体现了当时人们死后也希望亡灵在阴间“再生”的思想意识。

石墓画像雕刻技法娴熟。墓内石材全部经过了艺术加工，在224块巨型石材中，有103块刻有画像。画像面积达147平方米，共有69幅完整的画像。这些画像分布在甬道封口石、墓门、墓室四壁及室顶、立柱等处。画像根据题材需要和所处的部位采用了不同的雕刻技法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凿纹减地浅浮雕，少数为减地凹面阴线刻，个别画像采用了高浮雕和透雕技法，有时同一幅画像也使用了多种雕刻技法。

最具艺术特色的是3个高浮雕和透雕方、圆形立柱，中间方柱正面和左右雕刻若干神话人物，大人小孩皆裸体间杂，或跪或立，有拥抱、微笑、吐舌者，层层相叠，姿态万千。柱后分为两层，呈半圆状，上刻飞龙走兽，外层和左右两侧相接，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。雕刻最深处11厘米，两面的雕刻多为透雕，造型奇特诡异、精巧玲珑，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，实为汉画像石中之珍品。

石墓画像题材丰富多样，表达内容气象万千。既有鲜活的社会生活内容，也有神奇的民间传说；既有生动的历史故事，也有神秘的崇拜图腾。

中室室顶北坡的乐舞百戏图描绘了一幅欢腾的动态景观，画面布局合理，博而不乱。其中飞剑跳丸一组，一人的右足、左膝、左臀部位及双手各一球，有六球悬空，次第落下，共有十一球，另有三把剑同时飞舞在空中。一人把玩十四件器物，这在所发现的同类题材的表演中是一个纪录。杆戏一组，一人曲双臂擎杆，有两人缘杆而上，杆顶一人仰身舞蹈；上部横杆之上共有六人，其中四人或足或膝勾住横杆，而身体悬空作舞动之姿，另两人在横杆之上，双手扶杆做仰面倒立翻转。杆上九人齐动，姿态各异，虽各不相顾，绝无惊险之虞。执杆之人踮脚仰首，轻松自如，这又是所见相同游戏中表演人数最多的一幅。

后室西间西壁的狩猎图表现场景广阔，结构紧凑。画面刻画了丰富、传神的生活场景。车马出行图刻画了身份不同人物、矫健的马匹、式样繁多的车辆，表现了汉代森严繁缛的仪卫制度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墓主人的社会地位。

历史故事主题明确的有洒水升鼎图和孔子问道图。孔子问道图中，一长列的人物、车马刻画得细腻酣畅。画像从左起依次为老子、项橐(tuó)、孔子以及跟随孔子游学的弟子，反映了孔子贤者为师而师无老少、不耻下问的思想认识；在前室与中室之间的方柱和后室北壁中间的方柱上，刻画了众多的人物、动物，人与人、人与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，表达了汉代对生殖繁衍、人伦常理的认识，寓意深远。

【老照片】

我爱北京天安门

□晓舟

这是一张三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黑白照片，后排站着的是妈妈、奶奶、爷爷和爸爸，前排站着的是四岁的我。当时，我天真地认为，只要到了北京，就会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。其实那时候，毛主席已经逝世三年了。

听父母讲，我刚上幼儿园时，小朋友们唱得最多的歌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老师也经常讲毛主席就站在天安门上。于是我天天哭闹着要去北京，看天安门看毛主席。三十岁左右的父母在“文革”期间曾经多次去过北京，并且受到过领袖接见。父母拗不过我，就在1979年国庆节，带着我和老家的爷爷奶奶，一行五人去了北京。

10月2日一大早，全家人首先来到了天安门，走过金水桥，爸爸将我扛到肩膀上，让我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，我一直往城楼上看，不断地问毛主席怎么还不来，爷爷骗我说，毛主席吃完饭就来了。随后我们一块进了故宫，此时我已够困倦了，时睡时醒，由父母轮流背着我。什么三大殿、珍宝馆、御花园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等我醒了，已经走到了故宫后门，爸妈说带爷爷奶奶去景山和北海玩一玩。正要走出去，我又哭闹起来，吵着要去天安门看毛主席。无奈，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只好从北往南走。走出故宫，仍然没有见到毛主席，还是没有见到毛主席，还是没有见到毛主席，还是没有见到毛主席，还是没有见到毛主席。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照片上的我脸上还挂着两行泪水。

国庆后回到幼儿园，我兴奋地对小伙伴讲，我看到天安门了，看到毛主席了，他们个个都非常羡慕我，只有老师在旁边抿嘴乐，感谢她没有当众戳穿我。三十年多过去了，当时老百姓对领袖的那份真挚朴素的感情，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许多人，特别是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人。

